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魏 浩

【摘要】中国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既可以发挥进口贸易的作用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又可以服务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部分进口来源国国内政治不稳定、存在“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认识、部分进口来源国的基础设施不发达、部分进口来源国未签订自贸区协议、部分进口来源国贸易便利水平低是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进口贸易面临的主要障碍。因此，为了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中国要注重防范政治风险，要积极应对“中国威胁论”，要千方百计挖掘进口贸易新增长点，加快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一带一路” 进口贸易 基础设施 “中国威胁论”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9.007

近年来，我国进口贸易规模日益增加，这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扩大进口贸易政策的结果。2017年，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指出，进口与出口相结合，吸纳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因此，在国家政府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本文主要分析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既发挥进口贸易的作用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又服务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本文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涉及65个国家（包含中国）^①的界定。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的现状分析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规模。如表1所示，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我国从64个^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总额自2000年的423.23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830.86亿美元，2015年大约是2000年的9倍。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

魏浩，北京师范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主要著作有《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测算及其国际比较》（论文）《中国进口商品的国别结构及相互依赖关系》（论文）等。



势，但是2015年进口贸易规模有所下滑。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在中国总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规模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的比例来看，如表2所示，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所占比例自2000年的18.80%增加到2015年的22.78%，增长了约4%。2000年到2008年期间比例处于快速上升阶段，2009年到2015年期间比例有所波动，最高曾达到25.23%。总体来看，在中国成为进口大国的同时，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在中国进口贸易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与2011年相比，2015年所占比例下降了2.45%。

对中国出口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如表3所示，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对中国出口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3.90%增加到2015年的10.25%，增加了6.35%。2015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规模下降，但是占沿线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上升，说明中国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中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地区结构。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最多的10个国家如表4所示。从这10个国家的进口金额变化情况来看，这些国家的

进口金额变化趋势相似：先稳步上升，在2009年小幅下降；2010年、2011年有所回升，2012年以后又开始陆续下降。

从进口金额占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总规模的比例来看，如表4所示，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可以将上述10国分为三类，具体来看：（1）所占份额上升。沙特阿拉伯所占份额稳步上升，从2000年的4.62%上升到2015年的7.87%。（2）所占份额下降。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三国所占比例均不断下降。阿曼所占比例在2001年大幅度下降，此后有所波动，下降幅度不明显。（3）所占份额先上升、后下降。马来西亚、泰国、伊朗、菲律宾、印度五国所占比例先上升、后下降，最后2015年所占比例与2000年所占比例差距不大。从2015年来看，中国从这10个国家的进口贸易规模占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总规模比例高达69.1%，即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高度集中在这10个国家。

进口商品的地区集中度是指一国进口商品集中于某地或者某些地区的程度，借鉴魏浩等^③（2014）的做法，利用产业经济学上的市场集中度指标赫芬因德指数来测度。测度结果表明，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进口地区结构趋于优化。在进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仅有沙特阿

表1 2000 - 2015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规模（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金额	423.23	455.24	558.81	824.91	1125.02	1410.03	1698.46	2078.95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金额	2619.40	2190.21	3225.59	4398.60	4584.51	4714.29	4833.77	3830.86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计算。

表2 2000 - 2015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规模占中国进口贸易总规模的比例（单位：%）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比例	18.80	18.69	18.93	19.99	20.05	21.37	21.46	21.74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比例	23.13	21.78	23.11	25.23	25.21	24.18	24.69	22.78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计算。

拉伯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其余9个国家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或者变化趋势不明显，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在该地区进口份额在不断上升。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商品结构。如表5所示，在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商品技术结构中，中低技术产品为第一大进口商品，该产品所占份额整体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中高技术产品为第二大进口商品，该产品所占份额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中等技术产品整体表现为日益增加的态势，目前是第三大进口商品；高技术产品所占份额整体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为第四大进口商品；低技术产品在进口中所占份额最少，但该份额整体有所上升。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规模整体趋势不断扩大，但是，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规模占中国进口贸易规模比例不足30%，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规模占沿线国家出口贸易规模的比例刚超过10%，2015年，无论是进口贸易规模还是占中国进口贸易规模比例均有所下滑。这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度并不高，因此，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进口贸易面临的

表3 2000 - 2015年对中国出口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单位：%）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比例	3.90	4.42	5.08	6.15	6.51	6.65	6.61	6.83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比例	6.87	7.68	8.98	9.57	9.79	9.91	10.22	10.25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计算。

表4 中国从10个国家的进口贸易规模占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规模的比例（%）

年份	马来西亚	沙特阿拉伯	俄罗斯	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伊朗	菲律宾	印度	阿曼
2000	12.95	4.62	13.63	10.35	11.95	10.40	4.19	3.96	3.20	7.71
2001	13.63	5.97	17.48	10.35	11.26	8.54	5.32	4.27	3.73	3.54
2002	16.64	6.15	15.04	10.02	12.61	8.07	4.20	5.76	4.07	2.59
2003	16.96	6.27	11.79	10.70	12.71	6.97	4.01	7.65	5.15	2.41
2004	16.16	6.69	10.78	10.26	12.44	6.41	3.99	8.05	6.82	3.80
2005	14.25	8.68	11.27	9.92	11.71	5.98	4.81	9.13	6.93	2.94
2006	13.88	8.88	10.34	10.58	10.41	5.66	5.86	10.41	6.05	3.61
2007	13.82	8.45	9.47	10.90	8.44	6.00	6.40	11.12	7.03	3.23
2008	12.26	11.84	9.10	9.79	7.70	5.47	7.48	7.45	7.73	4.44
2009	14.76	10.78	9.72	11.37	8.13	6.24	6.07	5.45	6.26	2.47
2010	15.63	10.18	8.03	10.29	7.67	6.45	5.67	5.03	6.46	3.03
2011	14.13	11.25	9.18	8.88	6.40	7.12	6.90	4.09	5.31	3.38
2012	12.72	11.97	9.63	8.41	6.22	6.97	5.42	4.28	4.10	3.70
2013	12.76	11.34	8.41	8.17	6.38	6.67	5.39	3.86	3.60	4.46
2014	11.51	10.04	8.61	7.93	6.37	5.07	5.69	4.34	3.38	4.92
2015	13.90	7.87	8.67	9.72	7.19	5.17	4.19	4.96	3.50	3.93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计算。



障碍主要有：

部分进口来源国国内政治不稳定。部分进口来源国国内政治不稳定，武装冲突时常发生，政局动荡。在武装冲突方面，有关统计数据^④显示，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全球发生了58场武装冲突，其中24场武装冲突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泰国、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巴基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吉尔吉斯斯坦等17个国家。在政局动荡方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已当政20多年，存在权力交接问题；中南半岛的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国颜色革命暗流汹涌；巴基斯坦长期存在国家认同错位、弱势民主和军人干政等政治结构性问题；埃及、土耳其国内局势处于连续动乱之中；斯里兰卡、孟加拉、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的政局走向，也存在不稳定性^⑤；泰国频繁更换领导人，近十年来已先后有6位总理执政。部分进口来源国政治不稳定，将直接影响到产品生产、金融服务、物流服务等活动，进而影响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存在“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了“中国威胁论”热潮。受到西方媒体舆论的影响，“中国威胁论”也在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蔓延。例如，俄罗斯认为，中国资源匮乏，20年后将无力维持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必定要大举侵略和掠夺自然资源极其丰

富的俄罗斯^⑥。中蒙经济合作高度单一，蒙古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因此，蒙方认为过度依赖中国可能导致蒙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附庸。^⑦印度学者切拉尼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进口量逐年扩大，然而，能源与安全的关系已难分开，未来中印为争夺石油发生冲突的几率无法消除。^⑧在美国的影响下，东盟国家大多疑华，新加坡也不例外。^⑨伊斯兰世界的中亚五国也担心中国经济扩张，自己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⑩此外，“中国粮食威胁论”时起时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2012年粮食进口量大幅增加，引发“粮食威胁论”再起^⑪。由于部分国家存在“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认识，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存在戒备之心，不利于中国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进口贸易，特别是粮食、能源与矿产方面的进口贸易。

部分进口来源国的基础设施不发达。影响出口贸易的基础设施包括三类：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线网基础设施。从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来看，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显示，1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超过15%的企业认为交通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中还不乏一些收入较高的国家，如捷克、立陶宛以及俄罗斯。从国际交通基础设施来看，也存在诸多不便。如新欧亚大铁路途经多个国家，轨距不同，换轨操作费时耗力；各国口岸合作机制尚未形成，通行便利化程度不够，物流成本偏高^⑫。从能源基础设施来

表5 2000~2015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商品技术结构（单位：%）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低技术产品	4.01	3.76	5.44	5.61	4.97	4.24	4.21	4.84
中低技术产品	34.56	36.98	40.88	43.38	43.60	42.45	41.35	34.20
中等技术产品	17.99	17.32	18.00	18.76	20.42	21.31	21.76	21.40
中高技术产品	34.43	35.58	28.86	26.11	25.04	25.23	25.67	30.99
高技术产品	9.01	6.35	6.81	6.14	5.97	6.78	7.02	8.56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计算。

看，2013年，世界人均能源使用量为1894千克石油当量，3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柬埔寨、斯里兰卡、缅甸、也门等人均能源使用量不足500千克石油当量。从线网基础设施来看，中国进口商经常通过互联网寻找国外潜在的供应商、与供应商沟通，因此，出口国线网基础设施将直接影响到对外贸易。2015年世界每100人的互联网用户为44人，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每100人互联网用户低于世界平均值，如阿富汗仅为8人、东帝汶13人，孟加拉国14人。因此，总体来看，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制约着中国在这些国家从事进口贸易。

部分进口来源国未签订自贸区协议。根据WTO的数据显示，世界各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共计286个，中国签订的协议占总数的4.9%。在286个区域贸易协定中，至少有114个协定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俄罗斯、土耳其和欧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协议较多，例如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7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土耳其与阿尔巴尼亚、波黑、马其顿等11国签订了贸易协定；欧盟与以色列、黎巴嫩、乌克兰等12国签订了贸易协定。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中国签订的协议主要涉及东南亚国家，很少涉及中亚、中东欧、西亚以及中东国家。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签协议的自贸区有14个，涉及22个国家地区，其中涉及1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东盟10国、新加坡以及巴基斯坦；正在谈判的自贸区有9个，其中7个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定，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海合会、中国—斯里兰卡、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中国—马尔代夫、中国—格鲁吉亚、中国—以色列；正在研究的自贸区有6个，其中3个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中国—摩尔多瓦、

中国—尼泊尔。

部分进口来源国贸易便利水平低。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发布了《全球贸易便利化报告》，报告对2016年136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评分和排名。数据显示，136个国家中包括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19个国家排名前50，23个国家排名50到100，12个国家排名100以后，如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也门等。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营商全球环境报告》数据显示，新加坡办理出口手续仅需花费14个小时，出口费用为372美元；中国办理出口手续需花费47.1小时，出口费用为607美元；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国办理出口手续需花费100小时以上、出口费用500美元以上。总体来看，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水平较低，主要体现在通关时间长、费用高。因此，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低的现状直接影响了中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贸易。

中国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的应对策略

中国要注重防范政治风险。虽然部分进口来源国国内政治不稳定，但部分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如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原材料。因此，我国仍应重视与此类国家的贸易往来。然而，此类国家的政治风险客观存在，我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政治风险。一方面，完善政治风险评估机制和预警机制。我国风险评估机制以及预警机制已经逐渐形成，建议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贸易往来不够密切，并未纳入我国风险评估机制，建议纳入更多的沿线国家；在借鉴国际数据的基础上，通过驻外大使馆、海外华人、外派工作人员等渠道，建立自己的数据收集系



统，提高数据的可信度与时效性。另一方面，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政治风险对中国进口贸易可能的影响包括：延期发货、货物无法生产、货物扣留、货物运输途中损毁等，企业从此类国家进口商品时，应密切关注进口来源国最新的政治动态，选择合适的结算工具，投保相应的保险。

中国要积极应对“中国威胁论”。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中国威胁论”这种错误认识的影响，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有所顾虑，对国际合作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合理应对“中国威胁论”。第一，加强国家高层之间的交流沟通。事实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不够了解，之所以会有“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认识，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影响。鉴于此，应当加强国家高层之间的交流沟通，积极向沿线各国阐明中国希望双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立场。第二，媒体和学者应发挥引导作用。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威胁论”的不实宣传，媒体应积极回应，引导国际舆论，将“中国声音”传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学者加强对“中国威胁论”的相关研究，密切关注“中国威胁论”的发展动向，在西方媒体掀起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时，能够有理有据地驳斥。第三，吸引沿线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国情和相关政策并不了解，吸引沿线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能够让这些国家对中国有进一步了解，从而改变“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认识。第四，用事实驳斥“中国威胁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扩大贸易往来，逐步实现“五通”，必将带动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双方互利互惠，沿线各国必将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是机遇而非威胁。

中国要千方百计地挖掘进口贸易新增长点。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四类：高收入国家、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余国家。第一，从高收入国家可以适当增加消费品的进口。高收入国家包括新加坡、文莱、波兰和

捷克等17个国家。扩大从高收入国家消费品的进口，能够实现进口商品种类的多元化和进口地区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消费者福利水平，同时缓解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第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选择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较好，且贸易成本相对较低，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条件；部分东南亚国家积极引入外资，希望复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意愿。第三，扩大从资源丰富国家的原材料进口，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必需的重要原材料。燃料出口占比50%以上的沿线国家包括伊拉克、文莱、科威特等11个国家，矿石和金属出口占比10%以上的沿线国家包括蒙古、亚美尼亚、巴林、格鲁吉亚等6个国家。我国应该高度重视增加从这类国家的进口贸易。第四，进口其余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本文将不属于上述三类国家的沿线各国定义为其余国家，对于此类国家，我国可重点进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中国要加快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第一，加快对沿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导致贸易成本高、贸易便利水平低，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过程中，我国应该率先实现道路联通，为其余“四通”打下基础。重点加快跨境公路、铁路的建设，通过国际高速公路和铁路的衔接，打通沿线各国的陆上运输；推进沿线各国签订《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沿线港口的建设，各国形成口岸合作机制；在建设国际道路的过程中，沿线各国加强交流沟通，统一铁路轨距标准，为今后长期的贸易往来打下基础。第二，加快沿线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资源丰富，我国与这些国家有密切的贸易往来。能源管道的建设能够减少能源贸易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在建设的过程中加

强与东道国的交流沟通，积极与东道国谈判。第三，加大对沿线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沿线部分国家收入水平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劳动力短缺，我国可加大对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提供技术援助，尽早实现互联互通。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巫俊为本文第二作者）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进口增长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构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71473020、14YJA790058）

注释

①黄群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页。

②塞尔维亚和黑山于2006年解体为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两个国家，因此2001~2005年的数据包含中国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进口额，2006~2015年的数据包含中国分别从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的进口额。

③魏浩、叶子丹、赵春明：《中国进口地区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的测算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5期，第1~21页。

④数据来源：<http://www.systemicpeace.org/warlist/warlist.htm>。

⑤蒋姮：《“一带一路”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与管理》，《国际贸易》，2015年第8期，第21~24页。

⑥吴大辉：《评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3期，第21~25页。

⑦黄凤志：《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战略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3期，第62~73页。

⑧张金翠：《印度“鹰派”学者的中国观——以布拉马·切拉尼教授为个案》，《国际论坛》，2012年第4期，第30~36、80页。

⑨马丽蓉：《中国“丝路战略”与伊斯兰教丝路人文交流的比较优势》，《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第27~31页。

⑩朱威烈：《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第4~18、155页。

⑪鲁世巍：《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解析与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第42~47页。

⑫张茉楠：《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一带一路”推进战略》，《宏观经济管理》，2016年第9期，第15~18页。

责编 / 马冰莹

The Status Quo and Solutions about China's Imports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ei Hao

Abstract: China's expansion of imports from the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not only serve the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serve the initiative itself, and there is still large room for the imports to improve. At present, the main obstacles to increasing imports from those countries are that some of them suffer domestic political instability, believe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re constrained by weak infrastructure, have not signed the FTA agreement, or maintain a low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expand the imports from the countries,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guarding against political risks, actively deal with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foster new areas of growth for the imports, and speed up the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mport, Infrastructure, "China Threat Theory"